文史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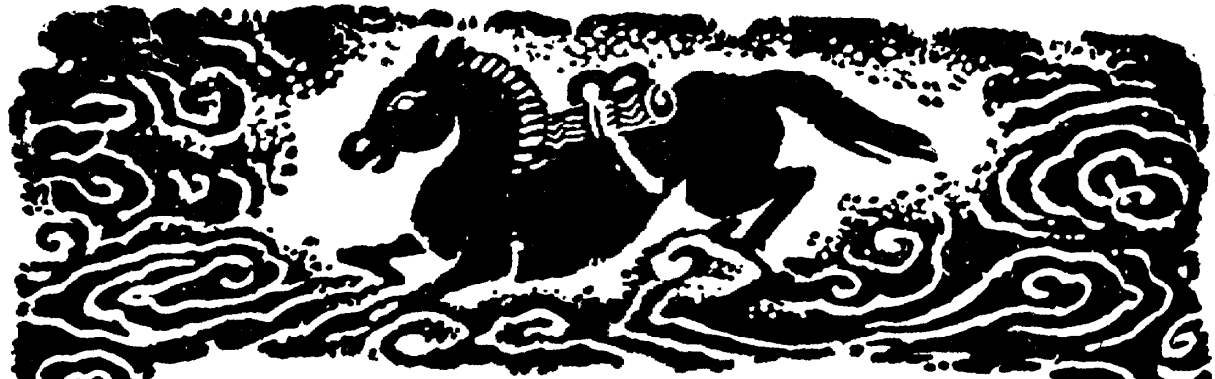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史通義

(一)

章學誠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雅堂叢書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又藝海珠塵收有婦學一書已見此書卷五故不重刊

序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幸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目錄

卷一

內篇一

易教上……一
易教中……三
易教下……四
書教上……七
書教中……九
書教下……一二
詩教上……一六
詩教下……一九
經解上……二三
經解中……二五
經解下……二六

卷二
內篇二
原道上……二九
原道中……三三
原道下……三五
原學上……三九
原學中……四〇
原學下……四一
博約上……四二
博約中……四三
博約下……四五
言公上……四六
言公中……五〇
言公下……五四
卷三

內篇三
史德……五九
史釋……六二
史注……六四
傳記……六六
習固……六九
朱陸……七一
文德……七五
文理……七六
文集……七九
篇卷……八二
天喻……八四
師說……八五
假年……八七
感遇……八九

辨似……九二
卷四
內篇四
說林……九七
知難……一〇五
釋通……一〇七
橫通……一一二
繁稱……一一四
匡謬……一一八
質性……一二三
點陋……一二六
俗嫌……一三〇
鍼名……一三二
砭異……一三四
砭俗……一三五

卷五
內篇五
申鄭……一三九
答客問上……一四〇
答客問中……一四二
答客問下……一四五
答問……一四六
古文公式……一四九
古文十弊……一五一
浙東學術……一五七
婦學……一五九
婦學篇書後……一六五
詩話……一六七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一七一
州縣請立志科議……一七六
地志統部……一八〇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一八四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一八五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一八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一八七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一八九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一九〇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一九一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一九四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一九六
和州志政略序例……二〇二
和州志列傳總論……二〇三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二〇五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二〇六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二〇八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二一〇
和州文徵序例……二一二

卷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二一五
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二一七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二一八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二二〇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二二一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二二四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二二六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二二七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二二九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二三二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二三四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二三六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二三九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二四一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二四四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二四九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二五〇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二五一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二五二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二五三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二五五

卷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二五七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二六〇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六四
修志十議……二六六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二七二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二七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二七四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二七四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二七七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二七九
覆崔荆州書……二八〇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二八二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八五
爲畢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二八六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二八八
書武功志後……二八九

書朝邑志後……二九一
書吳郡志後……二九二
書姑蘇志後……二九五
書灤志後……二九七
書靈壽縣志後……二九九

文史通義卷第一

清　會稽章學誠實齋著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得夏時焉。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

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

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愼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幷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卽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

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與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睢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搆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搆之象噬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搆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搆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搆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

騷之抒憤也。則帝閽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搆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闍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搆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愼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

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敍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尤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

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

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

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惑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敍典章

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敍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

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尙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尙書也。（卽尙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敍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敍。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尙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尙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尙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尙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

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敍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飮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尙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

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賅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敍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

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繫

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

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徵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

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溯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

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寶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

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

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曰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

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繙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幷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愼避嫌名。蓋猶三代以

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雖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眞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眞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眞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

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義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廣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

隸經。以爲傳周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衞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諱騙有卦。（見輟耕錄。）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

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

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

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

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函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義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

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爲麤。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穅。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義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

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

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麗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

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

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詭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迺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眞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眞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

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幷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傷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

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立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聖希天。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

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

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狥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欲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

下第一學問人。亦盡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狗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狗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

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册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

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阿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惑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惑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

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狥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

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賓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諍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眞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脅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士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士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

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

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敍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愼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釐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與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深輯徐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借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

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鑿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愼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

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

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鋒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韁。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啓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鬻沸酌於觴竇。斯裹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鴟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泰祓汎騶。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縢。史成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

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簒校讎。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洄曲。汨分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分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昊。苗百穀於東藩。簿書稠疊。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論。甲兵狂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書。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遺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鈐閣啓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鶴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荊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

石之堅。忠烈奪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轡。（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幷圖。或抱荊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思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糲。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字。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欽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薅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挹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敍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荊墟。悲迷陽於南國。

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荼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蔌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汝盧同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璧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愁。傅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窳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

梁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發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鈲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讎。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鶉鷃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謞叱吸叫譹。宎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枅圈曰洼汚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毅者無所恃其辨。訑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忠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愼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

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愼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

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敍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賈。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乎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

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鑿枘絺繡之玩。而學爲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鑿枘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

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其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眞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敍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

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晝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繁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

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敍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敍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貳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敍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莞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

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已居其官。卽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册。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

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搆讒。羣刺蜂起。常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翺撰。）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人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容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

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考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襲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義和。不知卽義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

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點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慢於先。而司馬再慢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

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

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秦漢僞體。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僨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

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册。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

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縞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

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　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敍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　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　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　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　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敍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

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藝文畧）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與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甚精。猶舛悞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文士傳。史類也。史抄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眞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

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狥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

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狥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卽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刪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册・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册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册以載也・以紙册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旣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旣不用縑素而用紙册・自當量紙册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册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册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册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寫篇短・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册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册・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册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

計册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册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昭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狗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曆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關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曆家之因

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眞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

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惹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人。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

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矍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尚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全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稗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

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生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饔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尙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間。可稱尙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通。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凄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

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尙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尙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尙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尙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

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淩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詠鹿鳴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

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若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旣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尙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恤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

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覩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愧於所似誨人不倦非濟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